蕉軒續錄

蕉軒續錄卷一目錄

蕉軒續錄卷一

定遠方　濬師　子嚴

匪直也人

詩鄘風定之方中章匪直也人毛傳曰匪徒庸君訓匪直爲匪徒訓人爲庸君朱子輯傳曰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蓋其所蓄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又答劉平父書曰匪直也人云云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淵之美至於物被其功亦至衆多之盛謂可以補横渠之遺濬師按朱子此說較輯註尤爲

精審不然騋牝三千一句豈非贅設讀者不悟上下文義輒於逐字間求之愈案愈遠王伯申經義述聞以毛傳爲失信杜預註匪作彼字解（預註左傳襄八年子駟引如匪行邁謀）言彼正直之人秉心塞淵後言說者皆訓匪爲非其義不可通如王氏云吾不知上下文通耶否耶

孫適齋先生

幼時讀聊齋志異所紀毛文簡事末附任城孫公（擴圖）跋語不知孫公爲何人也洎宦京師與駕航前輩（樹同）直薇省乃悉公爲寄圃節相之父實駕航之高祖而歎

紅馳逐中亦未嘗詢公仕履及其著述後十餘年予與
駕航復同官粵東丙子同事秋闈公暇駕航出公家傳
并其遺稾見示然後公之生平始了然於心目閒亟錄
之以識高山仰止之思按公字充之號適齋舉乾隆元
年丙辰科鄉榜初官掖縣教諭巡撫楊應琚特疏保薦
歷浙江烏程縉雲嘉興錢塘等縣知縣發奸摘伏人莫
敢欺秉性方耿不曲承上官意旨爲忌者所中以微事
落職辛卯入都祝 嘏蒙 賞還職銜公宦情素淡自
是絕意仕進主萊州北海溫州東山兩書院講席門下

士多所成就爲古文辭下筆泉湧法律一歸嚴謹著萊遊草東山吟草于京集釣雪集秋柳集田園雜詩一松齋古文年七十一卒集中五言如渡河云刷黃誠善策順性豈陳言晚泊云雨聲秋晚葉燈影夜深船正月初二日雨云江梅方笑臘寒鴈總歸心京口懷太白云第一江山景無雙詩酒人七言如楓橋晚泊云鄰舟歌盡懊儂曲夜雨滴殘孤客心詠蠟梅云美人遲暮曾非病名士風流可帶酸秋柳云金堤月細雙蛾斂玉帳風高一箭新未許風流隨逝水可堪搖落倚殘陽皆息怡王

孟韋柳諸家別具一種悱惻纏綿懷抱鬪諸纂遺失過
半見鳳一毛殊可惜也公又有秋柳詩用上下平韻三
十首自序云少陵柳邊一首獨步千古僅稱葉葉自開
春一句著題精刻自難多耳逮劉賓客白太傅溫方城
之屬好爲柳枝辭動至如千首大概以柳爲緣起如醫
家飲劑庖人羹湯凡朝市村園江山樓店一切風景之
地無不可借端設措者於人則主言情雖不專在別離
總以哀艷爲宗余衍爲三十首亦猶漁洋衍柳枝爲長
律耳予生平無一適意感悼傷懷復不減於昔人詩中

亦間及之非專詠一物嚴切為主者云云詩多不具錄其後章有云僕本恨人無好况更逢楚客話江潭極牢騷語却以緼藉出之尤不愧風人之旨矣

漁樵對問

四庫全書存目載漁樵對問一卷云舊本題宋邵子撰晁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劉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中論楊慎所駮有溫泉而無寒火一條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一條不足為是書病并因其書所論皆習見之談疑後人摭其緒論為

之濬師謹案朱晦翁荅呂伯恭書云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云云據此則是書實爲邵子手著無疑也

侍讀名不始於唐

劉友益以唐明皇讀書無從質疑處懷慎爲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爲侍讀名見史傳之始予前錄十二卷中引之嗣閱資治通鑑胡三省註晉王紹宗遷秘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此侍讀之始也他如齊明帝紀深

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爲南郡王侍讀江泌爲南康王侍讀梁晉安王綱以侍讀東海徐摛爲家令東魏高澄欲用荀濟爲侍讀北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爲侍讀又隋恭帝紀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惟侍讀姚思廉侍側是侍讀之名不自唐始劉氏陋矣予因劉氏之陋而據以筆之於書陋更甚於劉氏也記以志愧

九江

程大昌禹貢論曰謂江至荆而九者自孔安國始其後班固之志地理應劭之釋漢志皆謂江至廬江尋陽分

爲九派 胡三省資治通鑑註曰余按秦并天下置九江郡項羽封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沈約宋志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此時尋陽之地在江北晉亂立尋陽郡後郡治於柴桑而尋陽之名遂移於江南晉惠帝置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尋陽時人蓋因漢志所謂九江在尋陽縣南而尋陽又爲江州治所遂謂尋陽爲九江若禹貢之九江其地實難考見若必以夷陵爲西陵遂以巴陵爲禹貢之東陵摭取曾洞庭之水爲九江考之前志曾洞庭者不北九水而酈道元水經注謂廬江郡有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何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又考水經注自沔口以下有湖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烏石水舉水巴水希水蘄水利水皆南流注于江而後至青林水口亦可傅合九水之說但未敢以爲是九河之迹至漢已不可悉考而欲彊爲九江之說難矣

至張僧監尋陽記方列九名曰申曰烏蜂

曰烏白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欒史𠑽字記
李宗諤九江圖經亦皆本僧監所記而張須无賈躭所
記名又特異耽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𦼮曰
象曰烏曰箴曰蚌此八州者曲折而與江爲九其說之
無定如此又曰經之九江敘次岷源之下彭蠡洞庭之
源不與岷源相入水經注所敘洞庭受水有微資湘沅
澧漣漉沫淵瀉瀷不止九派不可以損多就少又曰漢
世近古其謂江分爲九則經語無之而謂尋陽之江爲
九江者以其時世考之則近古以九州疆境考之則尋

陽向隸荆不隸揚豈可於去古甚遠之世易其地而他之乎潛師按蔡沈集傳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蜂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陸氏經典釋文曰九江尋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蜂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无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陸氏所引與程氏所引申江烏蜂

江蔡氏所引一曰烏江三曰烏白江已自不符張氏之三里五州烏土白蚌沙提尤與前二說異賈耽八洲更無論矣初學記引尋陽記一白烏江二蜯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浮江七稟江八提江九菌江源作浮廩作稟箘作菌歷來說經者但知據釋文諸書而於初學記均不之及也嘗詢之李恢垣吏部吏部以為次序不同故見聞互異然同引一書不應舛誤如是惜尋陽記今無其書不能考訂耳至以九江不在潯陽而在洞庭始於宋初胡旦嗣是晁以道曾彥和皆從其說曾

氏謂九江一曰沅二曰漸三曰無四曰辰五曰敘六曰酉七曰湘八曰資九曰澧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一曰瀟江二曰湘江三曰蒸江四曰資江五曰沅江六曰漸江七曰敘江八曰辰江九曰酉江胡渭禹貢錐指引酈道元湘中記諸說謂古無瀟水恭讀大清一統志云瀟湘雖自古并稱然漢志水經俱無瀟水之名唐柳宗元愚溪詩序始稱謫居瀟水上然不詳其源流宋祝穆始稱瀟水出九疑山今細考之唯道州北出瀟山者爲瀟水其下流皆營水故道也至祝穆所

謂出九疑山者乃水經注之泠水北合都溪以入營者也又蔣本厚零陵山水志云瀟水一支出江華一支出永明一支出濂溪惟出濂溪者猶爲近之出江華者乃以沲水爲瀟水出永明者以掩水爲瀟水蓋後人以營水所經統謂之瀟水而遂不知有營水矣故廣輿記據此謂瀟江在永州府城外原出九疑山不得謂古無瀟水遂於朱子有所疑也又按沅水湘水資水太平御覽幷載於江南諸水下并引郡國志云資水岸有石頭城即吳將周瑜築也之語則按之曾氏所云資水出零陵

部黎縣東北入沅水經注資水出武陵郡無陽縣界皆地名迴殊矣總之地勢久遠未可強通孔安國傳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言江水至荊州地界之中分作九道止此兩語免得多少葛藤漢儒經義絕不穿鑿傳會正不必爭潯陽爭洞庭也胡渭以甚得地勢之中謂孔安國傳孔殷二字費解直不知讀孔傳矣若張須无一有作須元者渭引作張須元謬之甚焉

周儀伯

山陰周鳳翔死甲申之難南都僭號贈禮部侍郎謚文

節我

世祖章皇帝追䘏前朝殉難諸臣特謚文忠按烈皇小識載文忠三月二十一日死二十二日逆闖始得崇正帝遺魄於後苑山亭二十三日殮于東華門與殉難錄文忠赴哭帝梓宮東華門外歸寓自縊不符毛西河文忠傳云京師陷有傳駕出狩者鳳翔恩匿踪倉皇奔探見賊據殿坐而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各帥百官入朝賀鳳翔至殿前覩之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百官皆驚怖不知所為而賊第顧之不為問毛與文忠同鄉

其所紀述必詳審侯恂商邱人崇正戊辰進士官兵部尙書坐汴城失陷事下獄闖賊入都恂從逆授僞工政大堂其子方域復社有名亦兩中我　朝鄉試副榜張船山詩所謂兩朝應舉侯公子忍對桃花說李香也彼蘸德演企郊輩固狗彘不食其餘矣若恂者亦復如此不知後日見文忠於地下作何面目倘遇馬士英阮大鋮當一笑而解前憾歟

出塞詩

錢竹汀宮詹跋紀文達公昀烏魯木齊雜詩謂其敘次

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轖愁苦之音有春容渾脫之趣林薌溪學博題林文忠詩云塞外之作如寒月霜鴻聞聲淚下尤妙在怨而不怒得詩人温柔敦厚之旨從叔藝圃先生謂先世父天山之役塞雨邊雲彌增奇氣自古名人負文章經濟所歷之境絶不以窮通得喪爲累唐之昌黎宋之東坡山谷胸襟闊達千載下讀其詩文猶可想見其爲人也先世父效力伊犁時會建開墾屯田之議厥後文忠在戍力任其勞塞士荒涼頓成美壤故先世父懷文忠詩云沙場我欲無閒土題向天山

有數行文忠亦有句云但期繡隴成千頃敢憚鋒車歷八城今則盜賊縱橫干戈滿地昨聞甘肅肅清後大兵業已出關是所望於桓桓虎貔之將帥哉余鈔文忠公及先世父詩之有關邊疆風俗掌故者附錄於後復檢洪稚存太史伊犁紀事詩并錄之以到戍先後為次亦足以徵我

聖朝威德廣被拓土開疆實從來所未有也若文達詩中之無數紅裙亂招手遊人拾得鳳凰鞋文忠詩中之無端萬斛黃塵裏偏著一枝含笑花則又廣平賦梅不

礙其心腸鐵石矣

洪稚存太史亮吉　伊犂紀事詩四十二首　錄十首

橐筆頻年上玉墀虎賁三百笑舒遲書生亦有伸眉日獨跨長刀萬里馳（廢員見將軍例佩刀長跽）

熟客先驚問姓名記曾躍馬入咸京當時嘗記疎狂甚親戚元戎作騎兵（謂張總兵廷彥余辛丑歲客西安節署張時尚在撫標學習親導至曲江鎮看花）

誰跨明駝天半回傳呼布魯特人來牛羊十萬鞭驅至三日城西路不開（布魯特每年驅牛羊及哈拉明鐵等物至惠遠城互市）

坐來八尺馬如龍演武堂前夾路松諭吏一邊三十六盡排長戟壯軍容四月一日隨將軍演武場角射時廢員共七十二人

鑿得冰梯向北開陰厓白晝鬼徘徊萬叢燐火思偷渡盡附牛羊角上來冰山爲伊犁適葉爾羌要道常撥回戸二十八日鑿冰梯以通行人洛師按二十八句錯此地豈二十八足用耶係星伯西域水道記云是達巴齊八七十戸盡借此役應據此爲安

風脫背寒忽異常行轅門外槀宅儼堂期縱過天中節明日仍冠骨種羊將軍一月內以二五八爲堂期諸廢員咸入辦事又伊犁夏日即換季後每天寒則仍戴暖帽

城西連日雨昏黃急溜先傾羊馬牆夜半老兵驚起叫阜鵰如虎撲人忙

將軍昨日射黃羊親爲番王進一湯時哈薩克王子以承襲王爵來謝因照例設宴

百手盡從空裏舉更憑通事貢真香外番以藏香爲貴有所敬則獻之

伏流百尺水潺湲地勢斜衝北斗垣高出長安一千里故應雷雨在平原伊犁地形高出西安八百餘里

五月天山雪水來城門橋下響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卻倚河流界畫開四月以後即引水入城街巷皆滿入家閒作曲池以蓄之至八

九月始涸

先世父遴舫公伊江雜詩十六首 錄九首

浩浩伊江水春來浪拍天南山插雲裏北岸近城邊

沃土原宜穀疏流可溉田豈煩權子母多貲水衡錢

伊犁水土肥美雪山春融泉流甚旺若築壩分渠開墾無數何必河工歲修款算生息也

義烈媲睢陽英風鎮異方 三朝膺鐵券兩代懋忠陽碧血山河壯丹霄日月光輝煌 天語遲譖罷淚沾裳

扎義烈公乾隆年間在葉爾羌殉難褒封世襲罔替公子保甯謚文端公孫慶祥字雲崎兩世鎮守伊犁有政績慶公師於道光丙戌在喀什喀爾殉難 天語褒嘉卹典尤重

雪海冰山路開疆賴伏波鷹聲偏善引見西域聞見錄馬骨
卻憐多唯有天垂險能教地不煩南方資保障改道
究如何冰嶺神山也從不傷人但馬匹倒斃太甚耳近年屢有改道之議究未知於險易如何耳
承平五十載耕鑿六千家回紇常棲寺汾陽此建牙
獨將苛政去尤沐　聖恩加纏武推英嗣勳名詎有
涯阿文成公移回民六千戶於伊犂另築回城立廟曰金頂寺以棲之每歲交糧十萬石以供軍食服
教畏神至今不輟丁亥公之曾孫容靜止參帥到任革除弊政撫卹無微不至
草澤浩無邊山環大海圍駐師李廣利留碣漢張騫
路可移瓜戍川敷引馬泉巡防兩無礙經畫仰前賢

伊犁西南卡倫外曰那林河草地有大海萬山圍繞距喀什噶爾千餘里向例伊犁派赴喀城換防兵三百名因冰嶺行走甚難奏改由此路循海沿行至喀城經行外夷哈薩克布魯特地面巡邏於換防之中立法最善近因軍務停止兩年矣相傳海沿有張騫碑一坐又案哈薩克即漢之大宛也潞師按翟孚是漢大宛觀陳湯傳可見哈薩克是唐突厥王庭即康居地也

有鳥能知氣飛從兩地分冬來同白雪春至似烏雲星月還棲樹風霜自樂羣防邊依聖世眞不愧鴉軍

十月白鴉自南路飛來烏鴉換去春二月亦然名曰換班

惡溼偏宜燥孤高性獨成託根從石骨結縷挂雕檐野燒不須畏春風應有情要居下流者汙辱總偷生

草名溼死乾活人家從石上
採來繫於窗戶間開花頗好

爾豈通黃教偏將禍福與圓身工宛轉捷足任騰
要極稱如父淸修或偶僧關門未許入砂磧竟何能

八叉蟲如土蜘蛛長脚善走嚙人便死見之者用黃
紙收裹送入廟中亦有呼爲八爺者外夷人見之跪
於地上任其行走以爲祈福如見喇麻一樣關門外
到處有之一入關門絕不見矣紀文達公灤陽消夏
錄言乾隆中京師相驚以蟲圖形相示然究未見蟲
也迨至烏魯木齊見所謂八蜡蟲乃即昔所圖者每
遇人噬之以水則伏而不動取嚙茜草根敷傷口即
愈遲則不救南路每移文北路取茜草以備秋稼者
救急蓋即
此蟲也

安得趙充國邊屯盡力籌稼通秋塞迴水引雪山流

烽燧雖云息倉箱尙可憂荒垣多曠土使者亟須謀

登天仙絕頂

匹馬西來萬里游飄飄心跡似輕鷗纔探蒲海千尋浪又度陰山五月秋星落天中半天外水穿沙底捲沙流停車東望頻搔首漫學題詩付上頭

拔地蒼松幾萬重涼飆吹到白雲峰登臨欲放乾坤眼得句能消磈磊胸石有鑿碑奠風雨山留古雪守蛟龍何當盡挽西流水開遍沙場好力農

林文忠公則徐 出嘉峪關四首 錄一首

一騎纔過郎閉關中原回首淚痕潸棄繻人去誰能識投筆功成老亦還奪得胭脂顏色淡唱殘楊柳鬢毛斑我來別有征途感不爲衰齡盼賜環

塞外絶句十首　錄六首

裨海環成大九州平生欲策六鰲遊短衣攜得西涼笛吹徹龍沙萬里秋

雄關樓閣倚雲開駐馬邊牆首重回風雨滿城人出塞重陽前一日出關　黃花眞笑逐臣來黃花笑逐臣太白流夜郎句也

路出郵亭驛鐸鳴健兒三五道旁迎誰知不是高軒

過阮籍如今亦步兵

天山萬笏聳瓊瑤導我西行伴寂寥我與山靈相對

笑滿頭晴雪共難消

古戍空屯不見人停車但與馬牛親道旁一飯甘藜

藿半咽西風衮衮塵

僕御搖鞭正指揮忽聞狂吼懾風威前山松徑低迷

處無翅牛羊欲亂飛

光祿寺廚役

漢舊官儀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千人置酒皆緹韝蔽厀

上食用黃金口器奢侈之習自古已然明光祿寺職上膳饈及宴享諸務與閹寺交涉蠹耗至不可紀極稍正色其間輒怨侮叢集讒禍隨之見歐陽其上供品物皆權之長安中賈人不時予其直積負萬計賈人多破產者南京光祿寺歲進酒十萬瓶由軍民轉運過有稽延屬吏往往獲罪楊峻在官時始請改歸巡倉者監之徐文貞階有清查光祿寺廚役疏云臣等看得該寺廚役嘉靖九年議准不足四千名方許收補蓋本以四千名爲額數後雖加添一百名揆之事理總當不過四千一

百名伏乞勅下該寺堂上官逐一清查明實以四千一百名立為總額而酌量各署事之繁簡分派某署若干以為細額庶該寺不致動稱缺乏有誤供應云云觀廚役一項人數之多如此無怪乎萬歷以後宮中脂粉錢開銷至四十萬兩馬口柴紅螺炭需用至數千萬觔也

我

朝光祿寺一切用度俱有定制惟

御膳房屬之內務府衙門恭讀會典內載膳房屬下庖長四名副庖長四名庖人五十名廚役二十八名又內

膳房廚役六十七名通計不過一百五十三名緬維

祖宗昭儉防奢實足爲萬世法守矣又按明太常寺廚役嘉靖間亦多至一千三百六十三名經徐階等議准以一千名作爲定額以三百名供續增差撥及備臨時事故可謂冗濫又按沈德符野獲編載嘉靖十年光祿寺廚役王福力請遷興獻王梓宮葬於北京上命會議尚書李時等極論不可乃寢廚役上封事議大禮誠亘古僅見事又按正統時奈亨以光祿寺廚役得官本寺卿歷戶部侍郎亦奇

瑚璉

杜少陵水宿遣興奉呈羣公詩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翟灝謂璉力展切今俗讀音連謬少陵作平音爲賢

者之責按陸德明明堂位音義四璉作四連雖亦註力展切然古字多通既作連字卽用爲平聲似無不可如夏后氏之兩敦敦音對黃東發日鈔則平上兩收矣至論語瑚璉自漢魏以來註者皆曰夏瑚殷璉與明堂位不符或云有誤或云別有所據林薌溪三禮通釋以朱子因論語作瑚璉左傳仲尼曰胡簋之事皆瑚字在上故以夏殷周爲敘疑明堂位文有倒置亦有見也

冰鑑七篇

操姑布子卿之術者多矣　四庫所收月波洞中記太

清神鑑一書皆稱美備楚南何鏡海觀察應祺藏有冰鑑七篇不著撰人姓名議論微妙宛似子家子曾向觀察借鈔之因世無刻本特錄於此鏡海極精相法其神骨章二註鬚眉章聲音章各一註并爲列入荀卿非相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數語固千古不磨之論然視察焉廋聽觀不掩讀書者能神而明之未始非甄識人物之一端也

附錄冰鑑

神骨章第一

語云脫穀爲糠其髓斯存神之謂也山驁不崩惟石爲鎭骨之謂也一身精神具乎兩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論形骸文人先觀神骨開門見山此爲第一

相家論神有淸濁之辨淸濁易辨邪正難辨邪正先觀動靜靜若含珠動若火發靜若無人動若赴敵此爲澄淸到底靜若螢光動若流水尖巧喜淫靜若半睡動若鹿駭別才而深思一爲敗氣一爲隱流均之

託迹二淸不可不辨

凡精神抖擻時易見斷續處難見斷者出處斷續者閉處續道家所謂收拾入門之說不了處看其脫畧做了處看其針線小心者從其做不了處看之疎節闊目若不經意所謂脫畧也大膽者從其做了處看之慎重周密無有苟且所謂針線也二者實看向內處稍移外便落情態矣情態易見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頂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陽骨線起眉骨伏起鼻骨芽起顴骨若不得

不起頂骨平起在頭以天庭枕骨太陽骨為主在面以眉骨顴骨為主五者備柱石器也一則不窮二則不賤三動履小勝四貴也何鏡海曰相有骨格有骨氣骨格者已成事也手可揣骨氣者未成者也驗於將來惟持目力此非碌碌者所知也骨有色面以青為貴少年公卿半青面是也何鏡海曰青面者深思而無情心忍而志堅紫次之白斯下矣骨有質頭以聯為貴碎次之總之頭無惡骨面佳不如頭佳然大面欽天庭終是賤品圓而無串骨半為孤僧鼻骨犯眉堂主不壽顴骨與眼爭子嗣不立此中貴賤有毫釐千

甩之辨

剛柔章第二

既識神骨當辨剛柔剛柔卽五行生剋之數名曰先天種子不足用補有餘用洩消息直與命通此其較然易見五行有合法木合火水合木此順而合順者多富卽貴亦在浮沉之間金與火仇有時合火推之水土皆然此逆而合逆者其貴非常然所謂逆合者金形帶火則然火形帶金則三十死矣水形帶土則然土形帶水則孤寒老矣木形帶金則然金形帶木

則刀劍隨身矣此外牽合俱是雜格不入文人正論
五行爲外剛柔內剛柔則喜怒伏跳深淺者是喜高
怒重過目輒忘近粗伏亦不伉跳亦不揚近蠢初念
甚淺轉念甚深近奸內奸者功名可期粗蠢各半者
勝人以壽純奸能豁達者功業終成純粗無周密者
半途必棄觀人所忽人得八九矣

容貌章第三

容以七尺爲期貌合兩議而論胸腹手足實按五方
耳目口鼻全通四氣相顧相稱則福生如背如湊則

林林總總不足論也容貴整非整齊之謂短不豕蹲長不茅立肥不熊餐瘦不鵲寒所謂整也背宜圓腹宜突坦手宜溫輭曲若彎弓足宜豐滿下宜藏蛋所謂整也五短多貴兩大不揚負重高官鼠行好利此爲定格他如手長其身身過於體配以佳骨定主封侯羅紋滿身胸有秀骨配以妙神不拜相即鼎甲

相貌家有淸古奇秀之別總之不必須看科名星陰隲文爲主科名星十三歲至三十九歲隨時而見陰隲文十九歲至四十六歲隨時而見二者全大器也

得一亦貴科名星見於印堂眉彩時隱時見或爲剛針或爲小丸嘗有光氣酒後及發怒時易見陰騭文見於眼角陰雨便見如三叉樣假寐時易見得科名星早發得陰騭文遲發二者全無前程莫問陰騭文見於喉又主子貴雜路不在此格目者面之淵不深則不淸鼻者面之山不高則不靈口闊而方祿千鍾齒多而圓不家食眼角入鬢必掌刑名頂見於面終身錢穀此貴徵也舌銳無官橋面不顯文人不傷左眼鷹準動便食人此賤徵也

情態章第四

容貌者骨之餘常佐骨之不足情態者神之餘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觀人精神乍見觀人情態大家舉止羞澀亦佳小兒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濁細處兼論取舍人有弱態有狂態有疎懶態有周旋態飛鳥依人情致婉轉此弱態也不衫不履旁若無人狂態也坐止自如問答隨意此懶態也飾其中機不苟言笑察言觀色趨吉避凶此周旋態也皆根其情不由矯枉弱而不媚狂而不譁疎懶而真誠周旋而健

舉皆能成器反此敗類也大槪亦得一二三矣前者恆

態又有時態方與對談神忽他往衆方稱善此獨冷

笑深險難近不足與論情言不必眞極口稱是未交

此人故意詆毀卑庸可恥不足與論事漫無可否臨

事遲回不甚關情亦爲墮淚婦人之仁不足與談心

三者不必定人終身及此以求可以相天下士

眉鬚章第五

鬚眉男子未有鬚眉不具可稱男子者少年兩道眉

臨老一林鬚此言眉主早成鬚主晚運也然而紫面

無鬚自貴暴腮缺鬚亦榮郭令公半部不全霍嫖姚一副寡臉此等間逢畢竟有鬚眉者十之九也眉尚彩彩者杪處反光也貴人有三層彩有一二層彩者所謂文明氣象宜疎爽不宜凝滯一望有乘風翔舞之勢上也如潑墨者最下倒竪者上也下垂者最下何鏡湖曰下垂一語不確儘有下垂而大貴者大抵必兼斜視所謂殺星當令也長有起伏短有神氣濃忌浮光淡忌枯索如劍者掌兵權如帚者赴法場箇中亦有微茫不可不辨他如壓眼不利散亂多憂細而帶媚粗而無文最是下乘

鬚有多寡取其與眉相稱多者宜清宜疎宜縮宜參差不齊少者宜健宜光宜圓宜有情照顧捲如螺紋聰明豁達長如解索風流榮顯勁如張戟位高權重亮若銀條早登廊廟皆宦途大器紫鬚劍眉聲音洪壯遂然虬亂嘗見耳後配以神骨清奇不千里封侯亦十年拜相他如輔鬚先長終不利人中不見一世窮鼻毛接鬚多晦滯短髭遮口餓終身此其顯可見耳

聲音章第六

人之聲音猶天地之氣輕清上浮重濁下墜始於丹田發於喉轉於舌辨於齒出於唇實於五音相配取其自成一家不必一一合調聞聲相思其人斯在常

必一見決英雄哉

聲與音不同聲主張尋發處見音主斂尋歇處見辨聲之處必辨喜怒哀樂喜如折竹當風怒如陰雷起地哀於擊薄冰樂如雪舞風前大概以輕清為上聲雄者如鐘則貴如鑼則賤（何鏡海曰亦有如鑼而大貴者氣必出於丹田然一生勞苦不免也）聲雌者如雉鳴則貴如蛙鳴則賤遠聽聲雄

近聽悠揚起若乘風止若拍瑟上也大言不張脣細言若無齒上也出而不返荒郊牛鳴隱而不達深夜鼠嚙或字句相聯喋喋利口或齒喉隔斷喈喈而談市井之夫何足比數音者聲之餘也與聲相去不遠此則從細曲中見貧賤者有聲無音尖巧者有音無聲所謂禽無聲獸無音是也凡人說話是聲其散在左右前後是音開談若含情話終多餘響不惟雅人兼稱國士闊口無溢出尖舌無窕音不惟實厚兼獲名高。

氣色章第七

面部如命氣色如運大命固宜整齊小運亦當亨泰是故光餤不發珠玉與瓦礫同觀藻繪未揚明光與布葛齊價大者主一生禍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人以氣爲主於內爲精神於外爲氣色有終身之氣色少淡長明壯艷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氣色春青夏綠秋黃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氣色朔後森發望後隱躍是也有一日之氣色早清晝滿晚停暮靜是也

科名中人以黃爲主此正色也黃雲蓋頂必掇大魁

黃翅入鬢進身不遠印堂黃色富貴逼人明堂素靜
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鮮決利小考印堂垂紫動獲
小利紅暈中分定產佳兒兩顴紅潤骨肉發迹由此
推之足見一班矣
色忌白忌青青嘗見於眼底白嘗發於眉端然亦有
不同心事憂勞青如凝墨禍生不測青如浮煙酒色
憊倦白如卧羊災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或青而帶紫
金形遇之而飛揚白而有光土庚相當亦富貴又不
在此論也最不佳者太白夾日月烏鳥集天庭桃花

散而頰頰居守地閣有一於此前程退落禍患再三矣

徐錫之鼓山詩

鼓山志朱竹垞先生題名云鼓山去福州府治東三十里康熙王子六月偕歙人鄭堤乘竹轎往遊晨曦射人面扇以障之手指皆流汗既而行松陰三里達湧泉寺寺創自梁開平二年閩王審知所建延國師神晏居之入門山僧迎客飯香積厨尋挾之出探靈源洞下巖磴數十級中裂一澗跨以石梁下視乏水山僧語予此喝

水巖也國師安禪於是惡澗水之喧喝之水乃倒流遂
涸予爲悵然旁多宋人題字有徐錫之者刊詩於石云
重巒複嶺鎖松關只欠泉聲入座間我若當年侍師側
不教喝水過他山辭頗淸拔先得吾心言之矣鄭子登
岑蒯峯予納涼僧廊日旣暮留憩廊下愛靑松架壑信
宿乃還用若帚拂塵題名於壁按志稱錫之淳熙時人
此詩作於己酉厲太鴻宋詩紀事遺之可謂失諸眉睫
間矣

李阜吾

四庫存目云李贄所著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其藏
書排擊孔子別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顚倒
易位尤爲罪不容誅按明史耿定向傳定向學本王守
仁嘗招晉江李贄於黃安後漸惡之贄亦屢短定向士
大夫好談禪者往往從贄遊贄小有才機辨定向不能
勝也贄爲姚安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
勒令解任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崇釋氏
卑侮孔孟後北遊通州爲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死獄
中黃宗羲明儒學案謂定向因贄鼓倡狂禪學者靡然

從風故每每以實地爲主苦口匡救然又拖泥帶水於
佛學半信半不信終無以壓服阜吾又謂焦漪園篤信
卓吾之學以爲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
席予觀焦氏筆乘載方思善懷李姚安詩中云寥寥
千載後師聖當何因彼岸久未登姚安識其津一振士
風變再振民風酯可見當時推許之盛非孟子所謂相
率而爲僞者歟休甯汪廷訥字無如與贄贈答稱其著書
皆了義評古善誅心一時習染之深如此贄編有開卷
一笑前續集猥鄙淫褻汙穢滿紙屠隆等從而誇贊闊

之令人欲嘔贅詩亦復不佳如初到石湖云魚遊新月下人在小橋西九日極樂寺喜袁中郎至云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江上望黃鶴樓云九秋槎影橫淸溪一笛梅花落遠天皆平常語了不異人宜明詩綜刪而不錄也

民呼故官

明華亭顧文傳淸書感詩云民力既已紓賦入乃有常公家無闕事胬廩有餘藏後來諸君子率由如舊章至今鄉父老稽首周侍郎註周文襄以侍郎巡撫後升尚

書而民止呼其故官吾皖道光初東阿周文忠天爵爲懷遠令調阜陽擢宿州牧皆未離鳳潁兩郡愛民如子善政不可殫述公洊歷至總督鳳潁人仍稱之曰周太爺咸豐癸丑公督師蒞臨至一村有老嫗奉雞子數枚麥餅一盤跪公馬前曰太爺飢乎敢以爲獻公問汝何人對曰我子昔爲仇家所陷賴太爺廉察出之於死也公笑而受之且啖且謝不里許而餅盡矣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文忠有焉乃傖父目公爲酷吏亦何妄哉

天后

李墨莊先生使琉球記據徐澄齋太史葆光中山傳信錄謂天后莆田湄洲嶼林氏第六女錄云張學禮記云天妃蔡氏猴嶼人非是母王氏生於宋建隆元年庚申三月二十三日昇化於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日室處三十有八歲徐錄云一作生宋哲宗元祐又云生於甲申之歲以昇化年攷之皆非是徽宗宣和五年始賜廟徐錄云宣和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八舟溺其七獨允迪舟見神朱衣坐桅上遂安歸聞於朝賜廟額曰順濟紹與二十有六年始封靈惠夫人歷代加封至天妃徐錄紹興三十年加昭應乾道二年加崇福淳熙十一年加善利皆仍夫人封紹熙三年特　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助順嘉定元年加顯衞十年加英烈嘉熙三年　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妃寶祐二年　封助順嘉應英烈協正

妃三年又　封靈惠助順嘉應慈濟妃四年　封靈惠
協正嘉應慈濟妃景定三年又　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
景定三年　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元至元十八年
　封護國明著天妃爲封天妃之始又進顯佑大德三
年　封輔聖庇民明著天妃仁宗加　封護國庇民廣
濟明著天妃天歷二年加　封靈感助順福惠徽烈共
二十二字廟額靈慈明太祖　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
聖妃永樂七年　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
妃崇正年　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已又
加青賢普化慈應碧霞元君有明一朝凡四封也　我
朝康熙十九年收復臺灣提督萬正色奏請
加封天后父名愿字惟慤宋時官都巡檢渡海覆舟賴
后救免寶祐五年教授王里請於朝封父積慶侯母顯
慶夫人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錫命濬師按毛西河重修

得勝壩天妃宮碑記云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於登封之頂出玉女於岱山巔至今祀之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爲職土之雄遠宋元祐中俗稱莆田女子契元典而爲水神則後人所附會云云不知西河所云神州老姆出自何典徐李二公亦未會攷及林舍人麟焻充冊使時獻長聯於天后宮楹款署裔姪孫某敬題林閩人不容漫無攷覈而沿俗說也

謹案吳縈光吾學錄祀典門載 國朝康熙十九年 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二十三年加 封天后乾隆二年加 封福佑羣生二十二年加 封誠感咸孚五十二年加

封顯神贊順嘉慶五年加　封垂慈篤祜六年追
封神父爲積慶公母爲積慶夫人祭於莆田涌口天后
廟後
殿

李不器

岳襄勤公鍾琪督川陝時有湖廣奸民盧宗造言誣其
謀反尋又有郴州謀叛逆犯曾靜遣徒張熙投書勸以
同謀舉事具詳　國史襄勤傳中惟李不器一案本傳
未載恭讀雍正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世宗憲皇帝諭旨據將軍常色禮轉奏道士李不器誣
揑岳鍾琪謀叛一事甚爲荒謬李不器向年因隆科多

之薦在內庭行走
聖祖仁皇帝廣大包涵天地覆載無所不容如喇嘛西
洋人以及僧道等類畜養者甚多
聖祖仁皇帝皆不過以工匠雜藝人等視之其中不肖
之人或借供奉名色在外多事而李不器尤為妄誕之
甚招搖不法至
聖祖仁皇帝賓天後朕因李不器本籍陝西故令發回
原籍交與年羹堯拘管不意年羹堯將伊送往終南山
內厚加供養每月給以多金後聞李不器在彼怙惡不

悛仍肆爲大言希圖惑衆且揑造朕旨有只要他在不要他壞之語鄙俚妄誕不知從何而來今春朕向岳鍾琪問及李不器岳鍾琪奏稱李不器在陝其每年供給仍在逆省存公銀兩內支給等語朕批諭云此事當日辦理甚爲錯誤李不器本係有罪之人留其性命已屬寬典豈可復加厚待隨諭令岳鍾琪將伊看守每日量給飲食詎料李不器因此怨恨岳鍾琪竟敢造爲無影之詞肆行誣衊深可痛恨據李不器以西藏用兵爲岳鍾琪妄啟邊釁夫西藏之用兵也當日平定藏地之時

康濟鼐効力甚多蒙
聖祖仁皇帝封為貝子令其與阿爾布巴等總理西藏
事務乃阿爾布巴等因妒忌爭權心懷背向擅將康濟
鼐殺害其叛逆之罪實不容誅正欲聲罪致討適頗羅
鼐率衆為康濟鼐復讐具奏懇請發兵是以特遣大臣
統師進勦未煩一矢之勞兇渠授首西藏安帖此事皆
由阿爾布巴等逆天背命自取滅亡是以國家不得已
而用兵事事皆出於朕親指授岳鍾琪遵奉辦理而謂
岳鍾琪為啟釁藏地其誣妄甚矣又李不器以岳鍾琪

廣造軍器心懷不測夫鎗礮係軍中必需之要器朕令
內外大臣屢行詳議酌定行令各省督撫提鎮增添礮
位鳥鎗不時演習車陣乃自古戰守之良法是以朕行
令北方諸省酌製造募召兵丁令其操演此不獨陝
西一省為然而乃以岳鍾琪為私造私演包藏異謀乎
又李不器謂岳鍾琪濫費國帑夫岳鍾琪辦理軍需購
買騾頭一一俱經奏明造具清冊送部查覈從無一毫
浮冒不知李不器何所據而指為濫費也又李不器謂
岳鍾琪交結黨與訛言頻興乃指奸民張熙投遞逆書

一事前岳鍾琪一見逆書即嚴加審訊窮究根株張熙堅不吐供岳鍾琪百計詢問甚至設誓以誘之伊始將謀逆黨類盡行供出令行文湖廣江浙緝捕無一漏網且岳鍾琪深知逆書中語誕幻已極於朕毫無影響無容隱諱直將逆書陳奏朕前嘉其識見遠大心地光明爲古大臣所莫及即如王國棟海蘭等搜得逆書原稿奏稱書詞悖逆斷不敢陳奏其識見卑鄙無知去岳鍾琪何啻霄壤哉且岳鍾琪不將張熙嚴行監禁者亦係奉朕密旨而李不器乃以爲岳鍾琪交結黨與此醉夢

中雲語也又李不器以西安省城開挖街道係雍州地方與雍正年號干礙謂是岳鍾琪之咒詛公行夫街道為居民出入之所必由地方官修理平治乃為政之要務雍正四年有人條奏戊午係朕本命之年京城不宜動土朕諭以此等拘忌皆庸夫俗見毫無關係仍令照常葢造房屋修治街道朕於輦轂之前尚不以俗見為拘忌況雍州之與雍正有何干礙而為此謬妄不經之語乎至李不器所稱岳鍾琪搜伊居室時有

聖祖神牌不知供奉何處等語夫

聖祖神牌至尊至重雖諸王之家亦不得私行供奉李不器何等卑微下賤之人乃敢以

聖祖神牌供於私室卽此褻越僭逆萬死不足蔽其辜何得以此誣加岳鍾琪之罪尤屬狂悖之至矣岳鍾琪身任封疆實心辦事公忠義勇敬愼無私精誠可貫金石勳業著於旂常朕素所深知篤信朝野內外無不共悉李不器架空誣揑之詞原不足以損其毫末但李不器所以敢肆誣衊者想因延信向爲西安將軍平素溺於道敎習爲妖邪與李不器必相往來西藏之事延信

推諉不願前往故李不器遂有擅啟邊釁之謗亦未可定至於揑造妖言以反叛重罪汚衊國家柱石大臣逞其私忿如此喪心蔑理乃

天地神明所不容是以自行敗露公然投遞呈摺大干法紀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逃入將軍署內並令乘坐轎車於轅門之外肆其狂悖之言駭人觀聽常色禮甚屬無知著常色禮會同巡撫西琳將朕此旨宣播於衆再將李不器嚴加刑訊其種種妄言是何意見審明按律定罪交三法司覈擬具奏欽此竊惟人臣功高

震主一經謠詠鮮克令終襄勤以大將專征屢遭宵小
播惑非賴
聖明洞鑒其身頓成虀粉矣於此益徵
大聖人保全勳庸實超出尋常萬萬也

微子面縛銜璧之誣

微子去之朱註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本何晏
集解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孔安國傳今
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故東坡先生於
人自獻於先王何註云人各自以其意貢於先王微子

以去之爲續先王之國箕子以爲之奴爲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蔡沈集傳據左傳逄伯答楚子問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武王克商微子啟如是斷爲微子適周在克商之後濟師按成王旣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是微子受封在成王時安得有面縛銜璧等事觀武成所載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并未語及微子可知其早已行遯也當紂之荒淫微子痛殷將亡謀於箕比其辭悱惻千百世下猶想見其忠君愛國之忱得父師片言而其志始決何則前

之數諫旣不聽從今之民心已成讎敵惟有遯之一法
冀存殷家一線之遺設當時民無離德旅不倒戈我知
微子必能復煽王燼聲周武以不臣之罪安九鼎而中
興夷齊何人乎晳其孤忠尙扣興王之馬豈忠如微子
甘爲降鹵貽偷生隱忍之羞蓋天時人事無可如何至
此實有不得不去之勢矣陳同父曰武庚之叛爲孝子
吾亦曰微子之去爲忠臣迨其後作賓王家宏乃烈祖
馬仍殷舊鷺振西雝作詩者固以客禮待之而明其非
周之臣子也抑更有說者左傳僖公六年楚子圍許許

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微子殷之宗室位賓子爵無論不敢以君自居卽使面縛銜璧而衰絰輿櫬孰爲其大夫士而相從以適周也逢伯之說誣蔡沈信逢伯之說不愈誣耶揖讓之局變而爲征誅虞賓之位變而爲銜璧輿櫬恐後世亂臣賊子必有藉以爲口實者故不得不辯若司馬氏持祭器至軍門之辭則更不足論矣

錢竹汀跋望溪集之謬

李巨來督部書望溪侍郎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後文

予已載入隨錄九卷中近閱錢竹汀研潛堂文集跋侍郎文云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常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當久之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言嘗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偶讀望溪文因記所聞於前輩者

云云此一則謬之極矣穆堂文集與侍郎論文辨難者不一而足桐城之議見於集中且尚有論及所稱副憲官階金陵地名者已見九卷不具錄何錢於李集絕未寓目耶跋中既曰偶讀望溪文何又不知馬溪府君墓誌起首一句即云苞先世家桐城耶未以王若霖之言謂中侍郎作文之病是猶王弼忌隨園先生名作蒲褐山房詩話拉吳嵩梁為證也錢之經學史學較王為勝不應輕率落筆如此吁可怪矣

貶張留侯詩

袁隨園詠史云子房非正士可傳惟一椎自見黃石公陰險靡不爲爲韓非其心滅韓皆其計不肯立六國韓宗遂隕地野雉幸辟陽夫妻義已絶立賢不立長殷周有成迹胡爲召四皓爲之張羽翼老人見厚幣來如飛鳥捷能準木强人傷哉爲所刼長陵骨未寒殺子及其妾北門奪軍時四皓骨已朽借使木末拱能安劉氏否報韓既不成報漢復何有所以子辟彊竟請諸呂王誰能爲此謀貽謀自子房後人讀者都以爲深文周內於留侯尚如此此眞三代下無完人矣不知此議發於朱子

也朱子曰子房爲韓報秦擼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見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據此則隨園詩實爲有本予在京師一日侍椒生先生座中談及之先生曰隨園亦喜讀朱子書耶余對曰大約隨園篤信程朱處卻在此等先生笑而不答

張玉父子奪門

明成祖靖難兵起首用燕山左護衞張玉策奪北平九門撫諭城內外三日而定嗣進攻東昌玉被創戰歿成

祖即位論靖難功第一追封榮國公諡忠顯洪熙中改諡忠武與朱能王眞姚廣孝侑享成祖廟廷子軏嘗景泰帝不豫時與石亨曹吉祥迎英宗於南城復以奪門功封太平侯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軏頗有力納賄亂政亞於石亨天順二年卒贈裕國公諡勇襄予嘗謂成祖竊位其罪浮於唐太宗英宗復辟其名亦不及唐太宗之正何也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高祖尙在陜以東建天子旌旗夫固父命之矣若成祖與建文帝君臣分定也分定則篡逆而已廬陵王迴於牝朝母子義絕天復唐

祚諸武遂殲若英宗北狩禍由自取輕棄其天下而猶
靦然謀復大位兄弟有市行矣善乎李賢之言曰如景
帝不諱羣臣誰不願請門何必奪且內府之門何可奪
而奪之一字何可訓也若張玉父子先後五十年間均
以奪門得爵聯姻帝室富貴綿長天道實有不可知者
後世臣工與人國家處人骨肉使皆如張氏父子居心
三綱不幾幾淪滅耶英宗用岳蒙泉爲內閣軏與石亨見之愕然卒阻其吏部侍郎之擢
小人肺肝如見軏兄輔從兄信
并著賢聲一門邪正不同如此

劉營田六流

六流一首濟甯劉魯田孝廉撰其文云蓋聞射必有的行必有歸志倡於前行與之隨志之所趨不勉而習習之所熟不期而開譬猶決拾將施中否未判輪蹄初發南北可之終謬千里始差毫釐及乎已悞雖悔何追農工力作商賈負販良楛縱殊相去非遠唯淸門緒餘儒林苗裔成則登天敗則入地覩之生憫言之斯畏用是品隲履行章別流輩總其阡陌區爲六格貽彼童蒙使自擇執一曰聖賢之流昭事上穹同胞下民洗心致知脩辭檢身窮十三經涉廿一史旁究百氏折衷孔子訪

畎畝之利病明郎廟之張弛得志則膏澤大行處約則
著書樂志桑樞繩牀不爲絀袞衣華轂不爲侈斯其上
也二曰英彥之流細行出入大節確然古人可作吾何
畏焉文事則祖聖宗賢滋條沃根還固董賈爲之師揚
馬偕禁爲之鄰武略則太公孫吳寢處揣摩驅萬衆如
疾風摧强敵若朽株鸞鳳之羽毛貔虎之爪牙或禦
侮於疆埸或爲儀於天家斯其次也三曰方伎之流聚
精殫思執藝不遷心憤而通巧生於專是以號國起死
成都下簾弄丸解紛調弓泣猿鼓琴飄瓦畫龍御天與

沒世而無稱甯小道之可觀抑亦爲次此其選也四曰
温飽之流與俗浮沉隨世唯諾盤盂願豐衣服恥惡利
田宅則鉤考錙銖貪仕宦則依違臺閣同草木而甘心
唯富貴之是樂是古之所謂凡庸而今之所謂卓犖也
五曰樗櫟之流長爪豐肌啜茗爇香牙籤飾架素琴挂
牆微與焉不出郊非慶弔不下堂生事消於几筵精
神蟣漏於姬妾此猶禽息與鳥視形雖存而若亡也六
曰糞壤之流正人則疎宵小是比仇讐儒翰詆訕術藝
鵪鶉促織韮燈紙鳶走狗鬬鷄挾彈持竿性命與依忘

眠餕餐又或品竹弄絲乞靈賤優擲骰鬪葉臺肩廝流
追懽曲巷金盡牀頭九陌前行十手後指曳履項冠植
髮含齒彼丈夫也奚如至此凡此六流何地蔑有三益
三損唯人所取若乃父兄據津親戚當塗承庇嘉蔭容
容於於食客仰其膏光宴于希其吹噓誰不投以甘飴
而背進之苦荼哉於是日削月剝時流歲遷及乎景暮
而市空求涸而魚窮身名瓦裂憑藉蕩然受恩者付之
太息而他人坐視而不憐非後事之失圖乃初志之巳
徯也詩不云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易林有言跬步不

已跛躄千里夫寢興念之跬步斯勉不良之足可以致遠而況騕褭與騏驥固絕塵而追電者乎按魯田名汝號叔子父毓秀從何姓順治閒副榜官至山東按察使卒留葬濟甯遂家焉魯田以復州衛籍中山東鄉舉旋隸旗籍蒙

聖祖恩復原姓歸濟甯守墓

世祖在潛邸時特見優禮多所咨詢

賜其讀書室曰士林芝蕙魯田又著有原命原性及誠著聖人之本論惜皆未之見也

鄭介夫解考槃詩

考槃三章鄭箋弗諼者長自誓以不忘君之惡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弗告者不復告君以善道朱晦翁詩傳云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無戚戚之意雖獨寐寤言猶自誓不忘此樂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弗告不以此樂告人也晦翁抹卻小序但就賢者自己身分而言較鄭氏似為得體然鄭介夫俠言行錄云暇日閱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歎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君況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

是哉蓋弗諼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云云濬師按介夫不以說經著稱而所論斷恰具一種忠君愛國之慨後之攻駮鄭氏者忍無此直截也晦翁三朝名臣言行錄會粹之何於輯傳轉遺之耶

牽

牽者俔挽也挽舟索一名百丈牽資治通鑑晉安帝紀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

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略胡三省
註曰百丈者所以挽船今南人用麻繩北人以竹爲之
幷引陸游入蜀記爲證按入蜀記云倒竿檣立艣牀盡
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
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
車杜工部在雲安十二月一日三首詩中有云一聲何
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仇滄柱輯註引程大昌演
繁露及南史朱超石傳而不及通鑑以朱超石作朱超
誤矣浦二田讀杜心解引白香山詩荏苒竹篾篸即

百丈也康熙字典牽字註謂百丈爲牽船之筏按筏乃編竹渡水者揚子方言云泭謂之箄箄謂之筏似於牽舼涉當是篾字之訛蘇子由河冰復結詩云引縴低徊疑上坂打凌辛苦甚攻城牽亦作縴也又按天寶十三載安祿山乘船沿河而下令船夫執繩板立於岸側十五里一更胡三省註曰凡挽船夫用板二尺許斜搭胸前一端至肩一端至胸繩貫板之兩端以撥船縴而挽之

磧妃

明成祖爲高皇后第四子史有明徵朱竹垞撰靜志居詩話信嘉興沈元華敬禮南都奉先殿紀事詩云高后

配在天御幄神所棲衆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一見異于開實錄安可稽云云定成祖爲碩妃生按明太常寺志載奉先廟制高后南向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碩妃一人碩音公康熙字典注明祖妃碩氏據太常寺志也明會典廟祀門載奉先殿儀節但列帝后忌辰自仁祖起至穆宗帝后止此係萬歷間所修會典並無各妃其陵寢所載亦僅云孝陵四十妃嬪惟二妃葬陵之東西餘俱從葬亦未敘妃嬪姓氏如果成祖爲碩妃所生當卽位時何未聞尊崇諡號僅於奉先殿西

序位次別之揆之情理殊屬牽强沈元華詩集竹垞明言爲其元孫傳弓撫拾而傳弓早夭失傳此詩蓋得之高工部寓公家必好事者假沈名而作竹垞不察輒登錄之且以高后從未懷妊卽懿文太子亦非后生爲證抑何謬耶元至正十五年明祖渡江定太平馬后念滁太平阻江脫東西急勢不能相爲郞率諸將士妻妾從挈家至太平太子標於是年生於太平陳迪家時太平城初下太子生之報至明祖喜鐫其山曰到此山者不患無嗣據此則懿文太子生年確鑿其爲馬后所出無疑按明祖二十六子馬后生太子標秦王樉晉王棡成祖周王橚胡充妃生楚王楨達定妃生齊王榑潭王梓郭甯妃生魯王檀郭惠妃生蜀王椿代王桂谷王橞胡順妃生湘王柏韓妃生遼王植余妃生慶王楧楊妃生甯王權周妃生岷王楩韓王松趙貴妃生瀋

王模李賢妃生唐王桱劉惠妃生郢王棟葛麗妃生伊王㰘而肅王模母鄧無名號趙王杞安王楹皇子楠皆未詳所生母史冊班班可攷曷嘗有碽妃之名沈元華以明臣又曷敢如此妄言亞此不辨而自明也

兎吐生

退之毛穎傳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云云濬師按東方房宿正卯宮水土既平生養萬物故曰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張茂先博物志兎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曰所未見故曰當吐而生朱文公答蔡季通書曰

毛穎傳云其先明視佐禹治東方吐養萬物又云吾子孫當吐而生恐兔之得名以吐之故但吐養未知所出耳又答季通書曰兔者吐生光昨日閒思此語忽記毛穎傳有吐養萬物有功之句意此等語必先有出處故二書各用之又答季通書曰荷垂示但本草亦止說吐生而不言其得名之自此也嚴有翼註韓文但舉博物志而不及本草不知博物志明言舊有此說則亦非出自茂先所志矣文公以土養萬物有功作句誤以土爲吐耳兔吐而生子可也兔豈能吐養萬物乎

杜茶村

隨園先生與邵厚庵書曰枚前席聞貶茶村文太守色不許我以見彼文絕少未敢爭之固辨之疾今賜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是又妄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尙不至於草亡木卒者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離江湖結社羣居足已而不學其諸老先生多晚節不臧欲然病乎己遇勝國士人爭羅致爕嘛之冀免其淸議而其時冒稱逸民者遂乘其虛而刼焉往往躧破屐登高座居之不疑以爲李杜韓蘇搖筆便是旣無劇慨

之苦心又無畏友之劘切借國家危亡盜竊名字蓋不止茶村然也使生今日文教覃敷之時荆楚一傖技止此乎久沒沒矣又陳錫路黃嬭餘語曰杜於皇詠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此四句都用山谷語按山谷贊東坡眞有堂堂子瞻出於峨眉之句又詩有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云云杜故不免撏撦鈍翁說鈴及漁洋詩語并稱之亦不可解濬師於茶村詩文皆未寓目近得變雅堂全集方信隨園之言不謬其集中有祭龔太夫人文一篇以歐陽修

嚴延年之母爲比謂修得母訓遂以文章氣節經濟名當時而傳後世嚴母之言其子不能用以及於禍又云由歐母而後惟太夫人一人按龔端毅會降李賊作北城御史復歸

大清維時甫當鼎革我

聖朝恢闊大度不咎既往之辜端毅得以歷臺省其人實無足取也茶村受端毅恩貢諛則可何至謂歐母後僅得一龔氏之母直將七八百年賢母節婦忠臣孝子一齊抹煞安乎不安乎至與屈大均書許爲魯仲連

不啻秦言尤狂妄桀犬吠堯奚足污人齒頰第逞其曲筆未免顛倒是非沈歸愚選茶村詩目以頹唐何不能定茶村之品詣也吾家望溪公垂老之年親銘其墓毋亦偏於私誼歟

中統

歐陽圭齋慰文廷國博喪母書云中統若干聊爲扉車之資按元史世祖中統元年十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

二貫文至元二十四年又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其後雖有更易而終元之世中統至元二鈔常行鈔也而以國號稱之直可與宋提作的對矣

郭銛以沈氏子爲嗣

沈下賢亞之集有駙馬都尉郭公墓誌銘云府君諱某大父汾陽王子曖尚昇平公主生子男三人女二人長今爲皇太后（按憲宗在潛邸曖女爲廣陵王妃生穆宗）府君卽其少子今上卽位皇太后（穆宗立尊郭妃爲皇太后）昆弟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爲殿中監尙西河公主歲

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柔和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於主家享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出按問發疾之狀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京兆某原之上初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子爲之主云云濬師按新唐書曖生四子鑄釗鏦銛鑄襲封舊唐書則云曖子釗鏦銛無鑄名新唐書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尙西河公主鏦卒代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長慶二年與墓誌作二年不合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

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嗣沈氏子嗣舊
唐書無銛傳似宋子京本下賢集中墓誌而添入也顧
新唐書專立公主傳其憲宗諸女載漢陽公主降郭鏦
西河公主降沈翬薨咸通時不言再降郭銛且公主傳
自代宗後皆無再降者子京不應漫無考證
國朝邵氏撰宏簡錄序於宋氏新書頗著其失而於此
等處亦未經指出其公主傳中於西河公主叙入先嫁
沈後嫁郭蓋亦以下賢墓誌爲本耳獨怪令公有子八
人其孫曾之多至不可數記銛沒無子何不擇昆弟之

子爲嗣而竟以妻之前夫子異姓主喪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吾於郭氏不能無惑

撰擬文字

武進李申耆大令兆洛編

皇清文典七十四卷皆翰林詹事撰擬大令序云其於掌故以當中郎獨斷資之選翰或同伯厚指南誠文章之大觀也同治丁卯鮑子年太守官閣讀時搜輯內閣撰擬文字自康熙以來僅得詔十六篇制七篇敕諭八篇祭文四篇論祭文四篇賀表七篇奏摺二十一篇謝

摺三篇附會譏摺四篇不過存十一於千百焉道光二年直廬不戒於火檔冊悉付焚如無從纂集耳偶閱華亭章簡傳鳴鶴谷水舊聞載順治時遂端敬皇后喪中書張宸撰御祭文中有渺茲五夜之箴永巷之聞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誰人等語上閱之墮淚令內閣題名中幷宸之名亦失之矣按上海縣志文苑傳宸字青瑣博學工詩文由諸生入太學選中書舍人時

端敬皇后賓天
上命詞臣擬撰祭文三奏草而
上不懌最後屬宸云云尋遷兵部督捕主事康熙六年
求直言宸疏請撤本邑客兵二千四百人并巡海章京
以甦民困邑用安堵旋罷歸病卒有蘆浦莊詩北征使
粵草行世谷水舊聞又載其均編糧務議其鄉百姓得
免賠累之苦遠近感戚頌云

、禋於六宗

禋於六宗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

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東坡先生從之朱文公亦以祭法爲主蔡沈集註遵師說也濬師按胡氏三省資治通鑑註云尙書禋於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摯虞以爲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

爲六宗孔注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也辰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岱爲山宗海爲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爲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爲此說近得

其實張鼇曰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爲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一則胡氏薈萃諸家敘而不斷今之說經者罕有其匹

混號

趙甌北先生陔餘叢考曰世俗輕薄子互相品目輒有混號呂氏春秋簡選篇夏桀號移大犧謂其多力能推牛倒也此爲混號之始因歷記史策以來至於明季人士之有混號者可謂博矣愚按混號之稱不始於桀也

驩兜爲渾敦共工爲窮奇鯀爲檮杌三凶爲饕餮他如京城太叔隱元年鬬穀於菟莊三十年僖二十年封家昭二十八年皆明著於經傳者不特此也殷紂之爲獨夫周靈王之爲髭王百里奚之爲五羖大夫非混號而何劉馮繼先曰三凶封豕所有異呼皆天下之民各據其惡目之也邵陽魏默深撰武事餘記於敎匪冉天元王國賢皆書其本字不改書添幗高天升馬學禮魏學勝書其本名不書高二馬五魏棒棒並以明季流寇各有本名如羅汝才混世王曹操惡天相過天星劉國能闖塌天李萬慶射塌天高迎祥小闖王李錦一隻虎

劉體純二隻虎 王輔臣馬鷂子 劉哲蝎子塊 高傑翻山鷂 王光恩小秦王 馬進忠混十萬 張光璧黑煞神 楊光甫一連鷹 賀一龍革裏眼 孟長庚點燈子 賀宗漢活地神 高加討顯道神 劉浩然狦裏人 劉淇啟一把沙 吳梅村綏寇紀略不加甄覈王横雲明史稾亦不加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動不沾泥等形之紀傳以正史而同水滸小說謂之鄙倍是亦謬論漢書王莽傳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迄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曰無文號者正以其亂書名目如市俗之所謂混號耳東漢張角之亂所在盜賊并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

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氏根張白騎劉石老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大者二三萬人小者六七千人胡三省註資治通鑑引朱雋傳曰輕便者言飛燕于氏根賢註曰左傳曰于思于思杜預云于思多鬚之皃騎白馬者爲張白騎大聲者稱雷公大眼者爲大目老髭文八作左髭丈八云云以故附盜之王簿爲知世郎王須拔爲漫天王魏刁兒爲歷山飛宋盜之楊天王遊手滑武翻一窩蜂元盜之芝蔴李定光活佛妝命官破頭潘

大刀敖明成化時荆襄盜之劉千斤李鬍子正史中彰彰如此烏得謂吳祭酒王阮亭皆爲鄙倍耶

望溪先生楹句

家望溪公生平不甚作詩戴蓉洲孝廉曾從其裔孫處掺得十五首刻之濬師按吳江王北溪元文有過望溪讀書處五古三章註公有句榜於堂中云急務莫如存夜氣窮年尤在惜分陰頗似晦翁集中語持躬立品足見一斑又頗俠若太史嗣立寒廳詩話云丙子春寓宣武門外三忠祠小屋數間蕭疏可愛因顏之曰小秀野

時海甯查德尹嗣璪嘉善柯南陔煜桐城劉北固輝祖
方蘊輝芭江浦劉大山巖泰州宮友鹿鴻歷武進錢亮
功名世徐學人永甯嘉定張漢瞻雲章常熟蔣揚孫廷
錫大興王昆繩源方拱樞辰俱集京師乃舉逢十之集
率以賦詩飲酒為樂倩禹鴻臚尚吉之鼎繪小秀野圖
余自題四絕句和者百餘人余詩有云繞牆新插翠芭
蕉根護薔薇粉欲消試聽雨聲催葉響秋來無限可憐
宵是科無一人受知者德尹曰此首殆詩讖也以上兩
則蘇厚子編輯公年譜皆未收入然則公之遺事湮沒

不侔者多矣

染藍鷺鷥翎

大淸會典載崇德元年定戴翎之制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綴藍翎鎭國公輔國公戴雙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護軍統領參領戴單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護軍校戴染藍鷺鷥翎蓋即今之藍翎也余在京師㕑肆得國初順治間無名氏畫冊一本所畫人物皆本朝衣冠其戴花翎及藍翎者悉無玉石翎管藍翎如花翎之綠色但無眼耳亦不似今之烏色涼帽用片金

裏非今之全紅裏者與會典所載四品以上凉帽用片
金裏合帽上無頂戴又婦人袍褂皆若男裝袍長褂短
不似今之袍褂一齊隨事皆關學問即我
朝冠服歷今二百數十年非得此晝冊校證之無從盡
悉也又按頂戴之別始於雍正五年其時一品三品官
咸戴花珊瑚頂至八年始改三品爲藍寶石頂焉

宋邱濬

宋邱濬黟縣人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
知未來興廢嘗謂家人門昔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

見明一統志　本朝蕭氏氏姓譜中亦僅錄此數語按江南通志載濬天聖中進士爲句容令歷官至殿中丞多宦績嘗上感事百篇往往刺譏權貴執政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鄧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云云據此濬之品學必有大過人者惜其著作不傳明邱瓊山姓名與之適同豈無心暗合耶　尤展成明藝文志誤以濬所撰牡丹榮辱志爲明邱瓊山作　四庫存目中譏之

西湖

雍正二年六月福浙總督滿保浙江巡撫黃叔琳疏稱

杭城地當省會附郭之縣仁和在東北錢塘在西南自仁和而迤東則為海甯三縣田畝數萬頃全藉省城上下兩塘河水灌溉而兩河之水源則皆自西湖所流注者也湖居省城之西環南北諸山之水匯七十二泉之源瀦而為湖舊誌周圍三十餘里水由湧金門入城紆迴環曲而出於錢塘武林艮山諸門其出艮山門者入上塘河由臨平而達於海甯出錢塘門者由三閘而至松木場桃花港與武林門之水共注響水閘凡湖墅支河與古蕩西溪沿山十八里之田皆資其利有餘之水

歸入下塘河而仁和北鄉以及錢塘之下八鄉實沾蔭
焉此西湖水源出入之大概唐臣白居易所謂每放湖
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
及時則瀕湖千頃可無饑歲者此也然西湖之所以灌
溉利溥者由湖界直接山脚沿湖諸山之水暢流入湖
而無所壅遏一由山水所來要口俱設小閘以阻浮沙
使之不能淤塞一由上塘五十里外臨平鎮之西南有
東湖即古臨平湖以爲之停蓄故其來也有源其去也
有歸含泓蘊涵而無涸竭之患無汎濫之虞則西湖與

上河東湖其利害實相爲表裏者矣自明季來各閘廢
壞而沙土多淤繼且并其淤者而聽佃於民則山與湖
隔絕而西湖之源不能充裕上湖淤淺東湖壅塞則水
無容納而西湖之流不能停蓄源流既損而湖利遂微
三縣之田旱不兼旬卽憂枯槁由來久矣我
皇上宵旰憂勤凡利益民生之事無一不廑
聖懷況開濬水利所關甚大臣等奉
命詳愼查勘謹按西湖舊志三十餘里行先被民人占
爲田蕩於康熙三年丈入魚鱗圖冊者計四百四十三

畝零每年共徵糧銀二十兩七錢零共徵糧米一十五石五斗零其田埂內種植桑柏樹共一萬九千三百三株并蕩內栽荷蓄魚等項管業之家每年約收租息銀三百四十四兩零又未經丈入魚鱗圖冊者計二百一十八畝若較額徵之數每年亦止銀十餘兩米七石餘斗其田埂內種植桑柏樹共八千四百二十七株并蕩內栽荷蓄魚等項管業之家每年約收租息銀一百二十三兩零此項田地原屬官湖漸為民占在巨塞湖心者因為妨礙水道即去湖較遠者亦皆阻遏水源況所

納於官者每年僅銀三十餘兩米二十餘石即所利於民者每年亦止花息銀四百九十三兩零其為官民利益者甚微而所損於三縣民田者實不止於鉅萬今荷
聖恩軫念民生修復水利所當仰請
皇仁豁除糧額照西湖舊址盡行清出歸湖去其樑塞開通水源以貽萬世無窮之利其從前所種桑柏等樹或移植於附近隄岸或移植他處以收花息各聽民便至現存湖址二十二里四分有奇通計裏外湖面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畝零於淤淺處沙苗雜其三千一百二

十二畝應將淺涸者挑深淤塞者開濬芟除葑草以復故址而暢湖流其次序則先裏湖而後外湖先硬土而後葑灘其深淺則或五六尺三四尺各就湖面形勢分別挑濬其淤泥葑草則雇用小船搬運幫築於各舊隄之上加闊加高以堅隄址其保護則沿隄釘樁編竹不使淤泥坍入湖中裏湖各橋建閘啟閉不使沙土流入湖內其委任則令鹽驛道率同府縣佐貳實心料理其工費則令布政使會同鹽驛道將府縣原估再加丈勘節省確估造冊詳送撫臣嚴明具

題請
旨酌動海塘捐監銀兩於今年秋成後興工撫臣就近
不時查看督率俟工成之後即交於鹽驛道每年查看
照管俾永遠不致淤塞如此則西湖之水無憂涸竭而
仁錢海三縣民田旱澇有備億萬小民受益無窮於
國計民生實有裨益矣全疏載西湖志中謹按乾隆二
十二年復奉
諭旨不許民間侵佔經圜臣親歷相度將佔墾及淤淺
之灘逐段勘明分別有無妨礙水道酌量辦理計展復

小有天園迤西一天山脚下金沙港廟後錦帶橋內湖
錢塘門迤南清波門西首長橋等處其清出有礙水道
之地蕩淤灘約一里有零悉刨挖歸湖其已成田者概
免刨挖其小民栽荷蓄魚之蕩止許用竹箔攔隔以通
水道不許私築土埂爲日後佔墾張本內將小有天園
門前圈佔之水蕩清出建築馬頭又於柳浪聞鶯處卽
將開挖圈佔之土方築隄一道計長一百餘丈直至湧
金門馬頭以作界限其餘不齊之處悉行裁直淤灘開
濬深通現在實丈湖面已有二十一里二分較前清出

一里有餘於湖之四面立石永禁不許再行侵佔每年責令地方官查丈一次如有侵越立押刨廢照例治罪所有免其淸出之田畝地蕩分别酌量徵租解鹽驛道存貯充歲修西湖之用其淸出之隄岸悉照蘇隄之式沿岸栽種柳樹以杜小民侵佔二十七年又經委員查丈具奏仰見
兩朝聖人仁恩覆載民隱時廑綿遠湖流實爲東南利賴兵燹以來名勝之區化爲灰燼有心水利者當能修復而還厥舊觀也

玉戸開種

後漢書襄楷傳襄上桓帝疏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章懷太子注太平經典帝王篇曰問曰令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戸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眞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

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云云按開其玉戶施種於中語已近於淫褻至云無子之女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又云不得其所生之處又云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試問如何得所生之處如何得不妄施之地此是何等事而欲人君行之不幾幾乎講容成之術耶且帝疏中一則曰陛下嗜欲不去再則曰陛下婬女豔婦極天下之麗既以嗜欲婬豔爲當戒而復勸以讀

宮宗之書謂之可以廣嗣然乎否乎楷習天文陽陰歷陳天象使恒常恐懼修省可也乃雜以不經之言則眞妖妄不經矣

雙雙

春秋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曰冬來反馬也公羊曰其諸爲其雙雙而至者與孔穎達曰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潛師按高固脅而求昏書逆叔姬譏其不當逆而逆也書及子叔姬來譏其不當來而來也雙雙而至不過曰固何爲而夫婦偕

來耶與左氏來來反馬也四字皆於言外用其譏諷辭極
明顯乃唐徐彥疏曰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
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叢因何休註雙行匹
至似於鳥獸遂附會言之然舊說出自何人彥未嘗著
明考之山海經有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
三青獸相并名雙雙郭璞註云言體合爲一公羊傳所
爲雙雙而俱至者彥所本如此然山海經與彥說不同
以之解經眞荒唐奇怪之極
國朝劉氏逢祿凌氏曙皆深於公羊傳者於此等處絕

無一語駁正何耶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爲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非三家之不可信實不善解經者之起人不信耳蘇氏謂何休爲公羊之罪人愚謂徐彥亦何休之罪人矣

按星家術心星爲狐二十八宿眞形圖心星有牝牡兩體異物志靈貍一體自爲夫婦故能媚人山海經有鳥焉其狀如烏五彩而赤文名曰鵸鵌自爲牝牡食之不疽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又亶爰之山有獸焉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又唐韻註有鳥名鳺鶉自爲牝牡又物理小識云莊註言類自爲牝牡猶藏經之言半變也今廣東所產有一獸予曾親見之徧體斑毛名不求人自謂陰陽殆即靈貍也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存之以廣異聞若解經引以爲證其汚穢聖人著作可勝誅耶因論雙雙而附記于此

八蜡

禮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黃氏曰鈔八蜡一先嗇二司嗇三農四郵表畷五貓六虎七坊八水庸山陰陸氏讀爲祭坊與水句庸事也句謂如民功曰庸之庸按徐師曾曰鄭氏去百種而增昆蟲鄭註幷無此語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用百種而序之於末以爲學者

不信經而信註定爲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似矣然以愚見度之孔疏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是郵表畷貫三事也古之君子以下數句乃申明上文諸祭之義坊與水庸似包入表畷內莫若以主嗇爲一司嗇爲二百種爲三農爲四郵爲五表爲六畷爲七禽獸爲八蜡爲平允孔疏不云乎禽獸卽下文貓虎之屬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今但合貓虎爲一或分貓虎爲二則禽獸二字爲無著矣王白田謂集說仍載舊說而不

取張子爲非近人俞蔭甫引周禮大司樂註謂禽獸之所包者廣而不敢明斷禽獸卽八祭之一似均於古之君子一段未曾體會入微也究之蜡祭一事古今迄無定論乾隆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國家崇報之文明禋爲考議周詳凡祀典所關羣神咸秩卽如雩祭諸禮亦暨殷祭近復議行有舉無廢皆以爲民也邇年以來諸臣工每以蜡祭爲請朕追維舊制酌古準今有宜於詳慎者考大蜡之禮昉於伊耆三代因之所以報萬物之成也雖詠於詩詳於禮記

周官而古制復遠傳註參錯難以折衷所謂八蜡配以昆蟲後儒謂其害稼不當與祭月令祈年於天宗蜡祭也註云日月星辰則所主又非八神至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其神甚多尤難定位且蜡與臘冠服各殊有謂臘卽蜡者有謂蜡而後臘者是古制已不可考終無定衡至於後世自漢臘而不蜡此禮已湮魏晉以降迄於唐宋時行時止或溺於五行之說甚且天帝人帝及於龍麟朱鳥多至百九十二座議者以爲失先王之禮遠矣蘇軾曰迎貓則爲貓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於倡

優所為是以子貢觀於蜡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以其沿習日久迹類於戲也蓋祀於南郊已不合古制而蜡於四郊則惟順成之方始祭較畫區別叢雜瑣細於義有乖於禮未洽於神為褻自元明以來停止此典實有難於舉行之處況蜡祭諸神如先嗇司嗇日月星辰山林川澤今皆祀於各壇廟原於典文無缺即民間秋成之後休息農功祀神報賽大抵借蜡之遺意以盡其閭井歡洽之情猶有吹豳擊鼓之風亦皆聽從民便未嘗禁止是蜡祭原行於民間但田夫萃處雜以嬉戲各隨其

郷之風尚初不責以儀文若朝廷議祀潔蠲虔享必嚴
肅整齊何至有一國若狂之論可知此祭即古亦閭閻
相沿之舊俗詎可定以爲郊廟典禮如以爲有祈無報
則方春而祈穀冬又有事於
圜丘禮謂郊之祭爲大報天又云萬物本乎天大報本
也豈得謂之有祈無報乎況二仲薦馨並崇社稷班固
所謂爲天下求福報功者具在陳祥道所謂大社國社
農之所報在焉今
社稷壇春秋兩祀祈報之禮已備至義近於重複事涉

於不經者卽下之禮臣亦難定議因諸臣但泥古制多未深考是以特降此旨俾共知之欽此恭讀一過儒生紛紛之說可以不攻自破矣

瓻瓦

大淸會典惟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鎭國公輔國公府第得用筒瓦謹案筒應作瓻音同趙宋太祖嘗命有司爲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庭堂悉用瓻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

異將帥類此又王世懋閩部疏泉漳間燒山土爲瓦皆黃色郡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瓿瓦居民皆儼似黃屋今粵東民家亦因畏海風多用瓿瓦者但不敢黃色耳粵屋向覆以蒲自唐李齊物及楊於陵爲節度使始教民陶瓦以備火患云

二分明月

徐凝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元薩鴈門寄李溉之詩云天下三分秋月色二分多在水心亭溉之名洞濟南人所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爲亭可

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然則濟南亦有二分明月之典矣

夢觀集

余從海舶賈人購得夢觀集六卷釋如蘭編次按夢觀禪師名守仁富陽人發迹四明延慶寺住持靈隱洪武十五年徵授僧錄司右講經甚見尊禮三考升右善世毋殁賜鏹殯殮二十四年主天禧示寂方正學先生撰其詩序云五穀所以療飢而水所以禦渴人皆知五穀之用重於水也不知五穀非水則不能成生物之功反

有急於五穀者有水而無穀則鳥獸之毛血草木之屑實或可治以養生未有無水之地能久存而不死者也惟文與道也亦然天下皆知道之貴於文也甯知道非文則無所寓而文有急於道者乎周衰以來老莊諸子發其術著書者以百計惟佛氏入中國稍後而其術最奇其閎詭玄奧老莊不能及之然而世之學者常喜觀諸子之書至於佛氏之說非篤好者多置不省何哉豈非諸子之文足以說人故人尤好之邪佛氏之意蓋亦深遠矣惜其譯之者不能脩其辭也以其所言之詳使

有能文者譯其辭命文措制與諸子相準雖阻過諸子
而行於世可也其勤物誘民奚止若斯而已哉蓋知道
而不能文其失蕪昧而道不章能文而不知道其失荒
鄙而不足以立教兼通而並至者非奇傑之士不能也
余行四方與學佛者遊頗衆其以知道自名者則綴緝
俚俗之說以誑誣其徒汚穢煩褻近於俳戲之語謂道
當若是而不必乎文或病其然則絶去其教不省而雕
鎸麗語𡠦辭以取容於世心甚厭而非之人咸請余不
喜佛氏亦有以致之耳今年道錢塘過晉福大師仁公

一初於其道甚習出其文若詩覽之持論深醕而不雜以他說爲辭富麗而不流於詭異吾儒之工於言者殆不能過余喜與之値師亦樂與余言迺然相宜犂然相諧驩然妄其所從之殊所居之遠也夫道固無窮文亦無窮能言斯道者豈特古之人哉闇乎而非隱也茫乎而非誕也杳乎微乎而非昧也試歸而求之余不有得焉則師得之矣此敘遜志齋集中無之蓋先生文章遺失者多也夢觀會從東維子楊維楨游故題鐵崖盋山詩後云世無揚子雲千載徒爲爾又鐵崖輓詩云舊業門

生今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亦可知其淵源所自矣集中各體均具清新俊逸之致無元季纖巧結習同時宗沕道衍諸人相與酬唱雄壯遜沕衍而風韻過之五言如雨翠龍隨臥晴林鶴共蟲山川壯齊魯河漢入青徐煙村人語寂雪逕虎蹤深松風清客枕花雨灑僧袍書意滄洲外鄉心落照邊溪雲千頃雪松籟一庭秋七言如雲銜碧海天無際波撼金山地欲浮百寶不如燕石貴一錢誰買越江清人因病久交遊絕士到名成出處難漢室將軍雙玉斗郭家天馬五花文巖僧擔月千峯

湖山鬼吟風鬢哀故人消息雙魚寄遊子衣裳寸草
心瘦駝裘裹隨燕草歸馬蕭蕭識漢旌謫仙浩氣臨青
海賀老清風滿鑑湖欽奇超拔不似衲子口吻其和
御製安南雲水僧詩六首有云茲行豈敢辭艱險一葉
輕舟出灔堆
御筆爲改一葉帆飛白灔堆易三字而上句艱險之義
始貫明高天縱之奘足使夢觀心折是集
四庫正存目中均不載朱竹垞明詩綜但存如蘭而無
夢觀殊令人不解五百餘年復於海外得之洵可寶也

四庫裝函

四庫書每部用香楠二片上下夾之約以綢帶外用香楠匣貯之其書面皆用絹經用黃經解用綠史用赤子用藍集用灰色所約帶及匣上鐫書名悉從其色見王蓺亭通政友亮雙佩齋詩註

嘉魚

南有嘉魚朱子集傳注鯉質鱒鯽肌出於河南之丙穴衷仁毛詩或問云埤雅嘉魚鱒鱗肌肉甚美謂其鯉之質鱒之鱗而肌肉甚美也今乃以鱗爲鯽而以肌屬上

濬師按

大清一統志大丙山在略陽縣陝西漢中府屬東南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丙地名也寰宇記大景小景二山景字本爲丙唐諱改并在順政縣順政唐屬山南西道宋屬利州路即今略陽東南七十里其山峻崖南北相對高百餘丈山衣石髮被於崖陰北有穴方圓二丈餘其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爲丙穴沮水經穴門而過或謂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旬有魚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府志大丙小丙二山在沔縣西北八十里冊說大丙山在略陽縣南二十里

又丙水在褒城縣西北水經注丙水上承丙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寰宇記丙水源出褒城縣西北牛頭山輿地紀勝大丙水源出黃崖嶺下明統志水在沔縣北八十里據此則今之論丙穴當云陝西不當云蜀矣廣東肇慶府首邑爲高要亦出嘉魚一統志不載嶺表錄異云嘉魚形似鱒廣東通志云其頭如鼠鱗中有脂以豕膏炙之光明如珠嶺南雜記云爲魚中第一廣魚無味此魚出自

石穴蓋食乳水故肥美廣東新語云孟冬大霧始出出必於端溪高峽間其性潔不入濁流嘗居石巖食苔飲乳以自養霜寒江清潮汐不至乃出穴噓吸雪水在粵中大小湘峽者大小湘峽皆高要縣屬以十月出穴三月入穴西水未長則四五月猶未入穴粵中見聞云四會地方肇慶府屬白蕩有柔鱗肥甲如水晶者亦謂嘉魚盧衡志云梧州火山嘉魚狀如小鰣魚皆與高峽者異詳高要志中雲南記雅州丙穴出嘉魚蓋產不一地而解丙穴者或以爲丙日或以爲地名或以謂其穴向丙亦迄無定論

產高峽者其白如玉肉亦腴嫩入口若豆腐然美則美矣但不耐咀嚼耳濬師又按詩九罭之魚鱒魴傳大魚也爾雅注鱒似鯶子赤眼鱒音蹲上聲毛詩陸疏廣要鱒似鯇魚而鱗細於鯇赤眼多細文魚之美者埤雅以嘉魚之鱗比鱒頗不謬若鯽色黑體促腹大脊隆與嘉魚絕不相似矣至朱子所引山陰陸氏亦引之特云纖質鱒鱗肌肉美并未有鯽字其原實出任豫益州記見文選註袁氏之駁晦翁僅知陸佃埤雅亦失之不考也

淩廉使

先世父蔗餘偶筆曰王子安滕王閣序范文正岳陽樓記勝地高文江山生色我朝凌泉莊廉使翁覃溪閣學書序張文敏書記皆刻諸屏風信三絕也濬師按汪師耆太宰由敦松泉詩集有題凌觀察課耕禱雨圖截句云東阡西陌畝縱橫布穀聲中長吏行誰識霜威廉使重偕鋤童叟笑相迎珠簾秀句銀鉤筆勝事流傳傑閣中硯沼還飛作霖雨不須作記擬拔公第二首即指屏風序刻廉使諱燾康熙癸巳舉人由內閣侍讀擢御史巡按北直出為陝西糧

道江西按察使善書宣遍晉人詩文亦具有宗法兵燹後所存者鮮矣道光壬寅濬師在邑城往來公家綺園姑丈樹藻廉使元孫也案頭有廉使舊鐫鳳閣侍讀印章一方昌化血沁石光潤如玉一日持以見賜并佐以廉使在江西自製鷄雛待飼酒杯四器今所稱凌磁者質地瑩潔鷄之花冠金爪奕奕有神儼似甌香館設色藏之匳衍不啻金璧乙卯入都此匳獨忘攜出竟毀於賊至今思之猶爲憤懣厥後濬師濫竽侍讀曾仿廉使印章屬栩齋鐫刻石既不佳篆法更迴不能及舊日

國初以來官閣讀者廉使後惟濬師繼之竊歎姑丈拮
賜之時若預爲區區兆者異哉

蒙古吉林風土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一集有蒙古吉林土風雜詠各十
二首於蒙古則諮諏部落之習俗於吉林則敬念
與京之舊規隨事命題各疏短序非僅供吟詠備考證
已也詩多不具載敬錄其目俾鄉曲儒生不獲仰誦
全集者知我
國家臣服之地與開創之邦不特遠過劉李抑且上邁

豳岐矣蒙古詩目一曰乳筩序云以皮爲之平底豐下而稍銳其上捋乳盛之於取攜爲便二曰荒田序云農作非蒙古本業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爲田旣播種則四出游牧射獵秋穫乃歸耘耨之術皆所不講俗云靠天田三曰鄂博序云蒙古不建祠廟山川神示著靈應者纍石象山冢懸帛以致禱報賽則植木爲表謂之鄂博過者無敢犯四曰革囊序云以革爲之用代筐筥罌盎食用鉅細無所不納行汲或以貯水涉川則挾之肘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餛飩蓋俗呼也五曰柴車序

云取材於山不加刻斲輪轅略具以牛駕之行則鵶軋有聲如小舟款乃六曰骨占序云炙羊肩骨視其兆以覘吉凶猶古龜卜七曰馬竿序云生駒未就羈勒放逸不可致以長竿繫繩縻致之蒙古最熟其技八曰兒版序云兒生在襁褓中令卧版上韋束其兩臂倚氈廬壁間啼則搖之徙居則懸之駞裝之後九曰灰簡序云木削兩簡編韋聯之稍刳其中塗油而布以灰作字畢則拭去而更布之有古漆簡之風十曰竹筆序云蒙古產毫穎而未得縛筆之法削竹木漬墨作書十一曰口琴

序云製如鐵鉗貫鐵絲其中銜齒牙間以指撥絲成聲宛轉頓挫有箏琶韻十二曰轉經序云蒙古奉佛惟謹木輪中貫鐵樞可轉動集梵經於輪間大者支木架以手推之小者持而搖之旋轉如風謂一轉功德與持誦一過等吉林詩目一曰威呼序云刳巨木爲舟平舷圜底脣銳尾脩大者容五六人小者二三人剡木兩頭爲槳一人持之左右運棹捷若飛行二曰呼蘭序云因木之中空者刳使直達截成孤柱樹簷外引炕煙出之上覆荊筐而虛其旁竅以出煙雨雪不能入比室皆然三

曰法喇序云似車無輪似榻無足覆席如龕引繩如御
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犂以其底平似犂蓋土人爲漢語
耳四曰斐蘭序云弧矢之利童而習之小兒以榆柳爲
弓曰斐蘭剡荊蒿爲矢翦雉翟雞翎爲羽曰鈚拗五曰
賽斐序云古人食皆以七羹則以勺國俗舊用木七長
四寸許曲柄豐末猶古制也六曰額林序云庋横板楣
楝間以貯匳篋餅罌諸器具兼几案匱匵之用七曰施
函序云斵木爲筩因其自然虛中以受物貯水釀酒皆
用之視束鐵編篾攢木片爲器者天質爲勝八曰拉哈

序云土壁堵間綴麻草下垂緣以施圬墁此
國初過潤芮鞫問故俗也九曰霞綳序云蓬梗爲幹搏
穀糠和膏傳之以代燭燃之青光熒熒煙結如雲俗呼
糠燈十曰豁山序云夏秋間擣敗苧楮絮入水漚去聲之
成毳漉簾勻暴爲紙堅韌如革謂之豁山凡紙通胥
以是名之十一曰羅丹序云鹿蹄腕骨也舊俗以蹄腕
骨隨手攤擲爲戲視其偃仰橫側爲勝負小者以壓大
者以鹿瑩澤如玉兒童婦女圍坐擲以相樂以薄圓石
擊之則曰帕格十二曰冎斐序云樺木之用在皮厚者

盈寸取以爲室上覆爲瓦旁爲牆壁戶牖體輕而工省逐獸而頻移山中所產不可勝用也又恭讀賦板升七古一章序云蒙古語音以氈廬爲格爾以土瓦屋爲拜牲板升者蓋拜牲之訛也氈廬其舊俗而土瓦屋則近代始有之內地流民至此率仍屋處明季因以是爲苦蓋視板升儼如畏匭脫矣謹并著之

家音姑

詩豳風予未有室家與上據荼租瘏叶小雅復我邦家與上樗居叶并音姑左傳襄四年魏絳對晉悼公述虞

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家與夫夫亦叶也陸德明經典釋文不載

郭元登

臨淮（今改屬鳳陽縣）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孫正統時立功麓川歷官都督僉事鎮大同封定襄伯英宗復辟成甘肅憲宗成化初復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事詳明史本傳登七歲能詩及爲將拊循士卒廉潔尚謀也先之寇京師也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略云敵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遷內地爲患匪

輕臣今恐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
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
切己敢亡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上賊
已退登復上疏曰敵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
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
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
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景帝嘗優詔褒之
嘗憤贓吏病民疏云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旣無
廉恥之心莅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

邊疆之禍所言皆不愧古良將云著有聯珠集詠梟一首朱竹垞稱其直兼張王韓杜之長濬師讀其豈有酖人羊叔子可憐憂國賈長沙句當時事勢艱難慨然許身社稷方之小雅賢未爲過李東陽但謂明之武臣能詩無逾定襄試取登詩校之豈東陽諸人所能企及哉茲就濬師所知者略記於此以補明史未備鄭曉吾學編不爲登立傳亦殊忽也

康齋出處

竹垞先生靜志居詩話曰龜山之出由蔡氏未足爲龜

山玷也康齋薦白石亭於康齋何損焉獨是鶴書一至亟令弟子表迎恩之橋絲雲之山建皇華天使集慶之亭焚芰裂荷惟恐不速而又跋石亭族譜自稱門下士則龜山義不屑出此也詩亦俗劣非惟不及白沙方之定山亦不逮濬師謹案明史儒林列傳吳與弼字子傳崇川人正統間山西僉事何自學御史涂謙撫州府知府王宇均經疏薦景泰間御史陳述復薦均不就於是出處間審之詳矣何忽於年垂七十一聞石亭汲引欣然命駕不顧猿驚鶴怨耶

四庫提要稱與弼物論頗有異同尹直作瑣綴錄詆之尤力雖不免恩怨之口然爲石亭作族譜跋稱天順戊寅七月二十一日門下士崇仁吳與弼拜觀其文今載十二卷中決非尹直所誣又陳維新序引薛瑄受知王振爲解劉世節序又引孔子欲見佛肸爲解究不能厭天下之心也其講學之功備見於日錄第一條卽稱乙巳夢見孔子文王第二條又稱夢見朱子後又稱丙子三月初一日夢訪朱子五月二十五夜夢孔子之孫奉孔子之命來訪辛巳食後倦寢夢朱子父子來枉顧此

猶可云向慕之極因心生象於理亦或有之至稱新居栽竹夜歸其妻亦夢一老人攜一從者云孔夫子到此相訪則無乃其妻戲侮弄之而與弼不覺歟觀其稱隨處惟歎聖人難學又稱一味學聖人克其不似聖人者其高自位置真可謂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何喬遠名山藏稱與弼有弟嗜酒不飭祖父田數畝盡爲奪去既歸用其賜金贖田荒山下以爲祭養弟復謀斥賣與弼訟之守守張璝倣物人也致與弼於庭與弼免冠束腰以庶人禮見張元禎聞而作書將告之素王鳴鼓

其罪雖止不達然與鄉尋悔之矣其詞婉而微所謂不著一論而褒貶自見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康齋褒然舉首力闢諸說之誣而婁諒作康齋行狀直欲比朱晦翁後一人諒固串其師生之誼宗羲何為而亦曲護之哉

康齋父名溥字德潤建文二年會元官編修永樂初陞修撰國子監司業歷二十年不遷有古崖文集婁諒作康齋行狀叙其父但云司業不言出身亦有慚於革除之際為溥諱歟又按元順帝時杞人范孟謀不軌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暘同里吳炳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歷炳懼不敢辭時人語曰歸暘出而吳炳無光若康齋者當亦吳炳流亞也吳氏何多虛上乃爾陳邁敬學錄云康齋之應石亨薦所謂不由其道也顧至京而三疏辭官何如不赴之更高云云亦可謂婉而嚴已

蕉軒續錄卷一終